

# “日瓦戈医生”的回声

□ 潮 石



《日瓦戈医生》海报

一切都活着，  
一切都是象征。

俄罗斯文学曾经给不止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照亮过他们的人生，塑造过他们的人格，融入了他们的骨血。即便世事翻转、沧海桑田，即便俄罗斯式的苦大仇深、牺牲献祭、沉郁多思早已不合潮流，而历经劫波之后，俄罗斯文化“情结”仍迁延不断，或许——“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即是一例。中国读者中似乎一直潜藏着一些《日瓦戈医生》的深切爱好者。60年过去，《日瓦戈医生》的宽博、尊贵、挚诚、优雅、丰饶、美感，战胜了时间的磨洗和功利的扰攘，依然现出圣洁的光泽与澄明的质地。一切都无碍于它的至美本色。

有人说《日瓦戈医生》采取一种《圣经》写法，是一个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标本。帕斯捷尔纳克的确也将这部书稿自称为“我的基督教”，说：“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名，而且是用最简单、最直白且最悲伤的词语。

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除赞叹它与《战争与和平》一脉相承的宏阔沉雄外，也极易共鸣于那类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精神贵族”/知识分子形象。“日瓦戈”们就是安德烈·彼埃尔的后人，他们携带着、传承着同一种精神DNA，燃烧着与英美理性判然有别的道德激情，拙重地匍匐在大地上，高傲地飞翔于云端，上下求索，为苦难的人类探寻着救赎之路，为俄罗斯母亲“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癖”而献祭而哀歌；他们也依然习染着哈姆雷特、“多余人”式的优柔踌躇、矛盾重重、愁肠百结——其实，这反而更增添了他们的迷人魅力，更增容了他们的人文蕴涵。

尽管在宗教热忱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同道相距甚远，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义精神与知行困境，却颇有暗通之处。正因具有可比



《日瓦戈医生》剧照



《日瓦戈医生》剧照

性，可作参照系。日瓦戈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也是复杂而绵长的。帕斯捷尔纳克曾说：“我对我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疚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后，成千上万的人赶来参加他的葬礼，青年们吟诵着《日瓦戈医生》中的诗句为他送行，1965年大卫·里恩在他拍摄的同名影

片中试图呈现那一幕的伟大庄严——旁白是：“……没有人像俄国人这么爱诗。”语静声息，我走上舞台，依着那打开的门，我试图探回回声，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一位视觉敏锐的中国艺术家说，放眼望去，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迎面走来或倏忽闪过的那些面孔，“一脸剧情”。俄罗斯文

学普照着他们的艺术，俄罗斯的艺术都染有文学的光晕。俄罗斯戏剧成就辉煌、独树一帜——这个长着“一脸剧情”面孔的民族，舞台艺术自然不会平庸。

《日瓦戈医生》书内书外都是精彩的戏剧。有学者介绍，1993年著名导演留比莫夫在莫斯科塔甘塔剧院改编上演了同名话剧，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日瓦戈医生》一次又一次地被搬上舞台。今年10月，中国观众终于迎来了舞台上的《日瓦戈医生》，对原作持久的敬意与情结，注定带来对舞台“日瓦戈”的诸多好奇和想象。

无疑，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科米萨尔日英卡娅剧院的这版舞台“日瓦戈”并不是一个高端版本，它显得太平实本分，缺少中国观众预判中的震撼力与奇突手法。其实，这不仅受到目前引进机制的局限，也与被邀而来的剧院风格有关。科米萨尔日英卡娅剧院并不是一家拥有大师与巨星的剧院，它代表的是俄国戏剧的普泛水准；但这也是一家拥有传统刻度的剧院，它始建于1942年的艰困岁月，曾是战争年代唯一一家持续开业的剧院。没有理由苛责——正是众多中层剧院的日常生产和运行，垒建起了庞大的基座，最终才铸就了俄罗斯戏剧的金字塔尖；其道理亦如广泛的社会参与和雄厚的中层储备，才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的足球建立奇功、创

造神话一样。科米萨尔日英卡娅剧院的“日瓦戈”在各个水准都异常平齐，它缺少奇思妙想和神来之笔，却不乏真诚、踏实、严谨。或许出于过度的恭谨与忠诚，致使忠实于原作本身却成为抵达原作精髓和意境的最大障碍。从小说原作到戏剧剧本的转化过程中，由于缺少剪裁、提炼、整合上的决断与力度，重要的情节线索与次要的枝节未稍淹没在同一节奏中，提纲挈领的关键台词与交代性的叙述杂糅一道；大量小说原文直接构成了戏剧动作和角色语言，甚至从台框两侧的翻译字幕中可以看到蓝英年、张秉衡译本的诸多段落、句子被直接搬上。日瓦戈与拉拉最美好也是最后的爱情时光里，日瓦戈有过这样一次表白：“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这是他对至爱拉拉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祖国俄罗斯的倾诉，因为拉拉就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拉拉之歌就是俄罗斯之歌。导演对于此类场景确实显得有些疏忽：扮演日瓦戈的演员懒洋洋地半躺半躺着，他以玩世不恭的形体与语态，向拉拉漫不经心又原封不动地吐出了小说中这句话。

有观点认为《日瓦戈医生》头绪繁多，人物关系复杂，不宜译作舞台剧，但即便这个不够精萃的版本也不能佐证这一点，相反它有效提示了此类文学名著以现代舞台呈现所具有的潜能和一些思路。目前该剧的基本框架与结构范式足够承载这部作品，欠缺的是层层深入、精雕细刻的程序与功力，导致舞台成品仍留有毛坯的痕迹，看上去如同一幅轮廓合理而层次色调不够分明的素描稿，画家们惯常称之为：“画”灰”了。

在演员的选定上，尤其是拉拉与安季波夫这对夫妻的外形与气质与原作意旨或观众想象相去甚远。原作中，日瓦戈和拉拉的眼里的安季波夫，这个革命圣徒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是燧石，而不是人”，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人物，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意所在，而目前导演赋予他的却是一个粗俗莽汉的造型定位，或许这不仅仅关乎艺术取向，也间接传递了当下俄罗斯社会的一种流行观念。

据称，目前世界上《日瓦戈医生》已有十几个戏剧版本，希望中国观众未来还有领略其他甚或最佳版本的幸运。

## 十七号观影室

# 伪纪录片，离电影更远还是更近？

□ 马 良

今年，有两部伪纪录片《解除好友2》和《网络谜踪》收获了不俗的口碑，抛却个人喜好客观地说，两部都可以去竞争“2018年度最好的惊悚片”。

伪纪录片，究其本质或应称之为“伪纪录片”，指的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但是内容全是为编排摆拍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这里的“伪”并无贬义，观众也明白所见非实，只是借用了纪录片的外壳。然而，在80年前，曾有一部伪纪录片让170万人信以为真，甚至引发了现实中的一场混乱。

“一个巨大的燃烧物，降落在新泽西州格罗弗斯米尔镇附近的农场。”一支7000人的警卫队被火星火消灭了”。1938年10月30日，收音机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条“插播快讯”让美国和加拿大的170万人信以为真、陷入恐慌，很多人甚至离家逃难。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假新闻”之一。实际上，听众们听到的是空中水星剧场的万圣节特供剧集《世界大战》，在节目最开头也有清楚的说明，不过此剧模仿新闻仿得太过逼真，播到一半换台到这个频道的听众被“骗”也不奇怪。

后世的听众就没那么容易被它骗过了，那个戏份实在太多，在火星入侵的大灾难中不畏艰险冲在第一线却并无大碍，继续在电台喋喋不休的皮尔逊教授，他的声音分明就是大导演奥逊·威尔斯的。一年前，22岁的威尔斯和朋友在纽约组建了水星剧团，在舞台上小有成就。1938年万圣节威尔斯一战成名，得到了当年好莱坞八大制片厂之一雷电华公司（RKO）的一份包括电影最终剪辑权的合约。正是在雷电华，他拍出了《公民凯恩》。

《世界大战》改编自英国科幻作家H.G.威尔斯的小说，而威尔斯改编的方式，与其说是“假新闻”，不如说是伪纪录片。在数十分钟里，新闻播音员、现场播报的记者、被采访的专家和伤员等各色人等都以新闻中人的方式出场，煞有介事、一本正经，虽然只有声音可以传递信息，却产生了一种多声部合唱的厚重感。假装播新闻只是形式，《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在用新闻或者说直播的方式讲故事。尤其是开场部分给观众设的套儿，堪称经典。“电台播音员”先是很平静地播报，下面要播的是

某乐队的演奏，乐声舒缓地响起，播了一阵后才被“插播快讯”打断，一开始只是说发现了不明物体，又若无其事地切回乐队这边，再被打断，反复几次，直到前方情形越来越紧迫，“播音员”直接连线前方“记者”。

不要一开场就一惊一乍，先从日常生活寻常事入手慢慢构筑一个与现实相近的空间，再在这个空间里冷不丁推出惊悚或者奇观，好让观众恍惚间错觉危险近在咫尺。奥逊·威尔斯虽然志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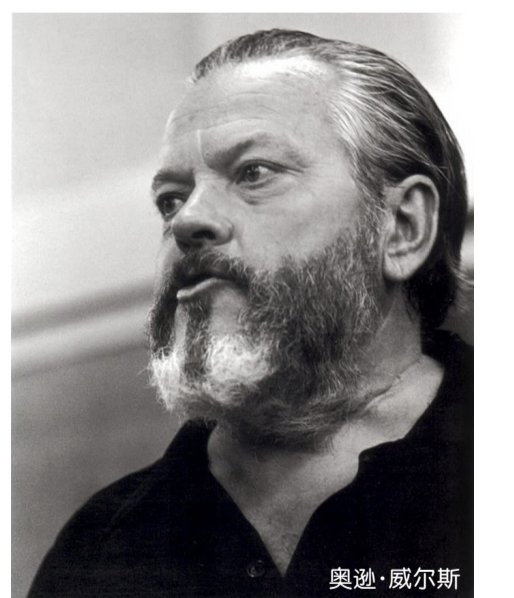
《网络谜踪》电影剧照

惊悚题材，却已经在80年前圆熟地运用了这一法则。相比其他惊悚或者科幻故事，《世界大战》的确走得太远了，在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年代，广播电台里的“实时播报”几乎以假乱真，卸去了故事与现实之间为受众设下的所有安全屏障。

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凯恩》中一段作为戏中戏的伪纪录片，也在叙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部电影的结构广为人知：一位记者分别走访主人公生前几位至亲好友，想找出凯恩遗言“玫瑰花蕾”指的是什么。而访谈段落开始前的9分钟纪录片常常被忽视。

这里模仿的是时事播报类的电影短片，在电视出现前，影院在故事片前通常会放映这类片子。这部短片介绍了这位大亨的传奇一生，被访者们回忆了凯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在新闻出版业发

家、政坛沉浮、两次婚姻等等，都先以纪录片的方式告知观众。这在情节上设置了更多的悬疑，更重要的是，在情感线索上提供了一个比那位记者更真实，也更“生分”的外部视角：一方面，有纪录片为证，好像不是在看故事而是真有其人其事；另一方面，这位光鲜跋扈，只应出现在新闻里的商界大亨，与观众回忆中那个活生生的人，以及谁都没有参透，只有片中最后一个镜头在独自诉说的答案，刻画出的主人公的两副半模样，互为映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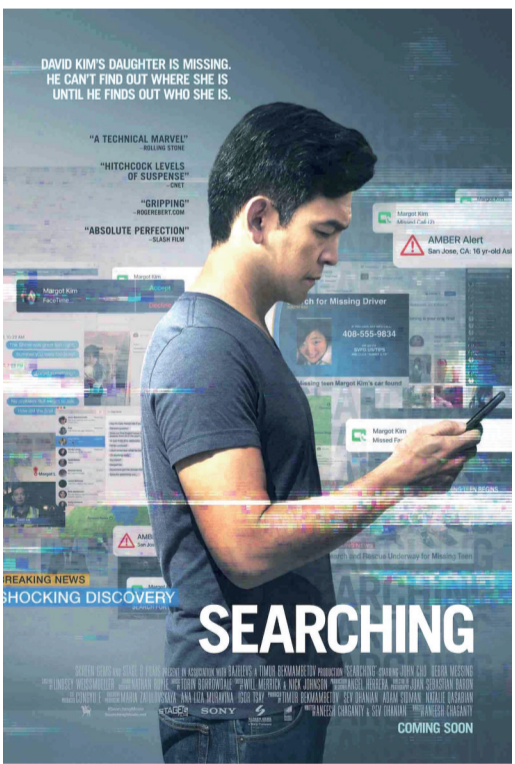


奥逊·威尔斯

更觉惊心。伪纪录片是打破虚构与现实界限的一条捷径。怪不得伪纪录片近年来在商业片里多见于惊悚题材，大众视野里的伪纪录片几乎快被视为惊悚悬疑类电影的一个分支了。不过，《女巫布莱尔》《死亡录像》《科洛弗档案》等名噪一时的伪纪录片大概是笔者的“审美黑洞”，都没能坚持看完。时下流行的伪纪录片美学风格，约等于粗糙的画质、抖动的镜头加突兀的剪辑，本意是模拟记录真实事件的各种影像——从过去常用的家庭录像到现在的视频聊天。然而，没有电影感的画面、碎片化的剪辑，同样在用影像讲故事，那是电影吗？我一直不确定。

即使是今年大热的《解除好友2》和《网络谜踪》，还是不好说它们距离电影是更近还是更远。

这两部都是所谓桌面电影，整部电影的画面都是一台电脑的桌面，前者以小伙子马迪亚斯和朋友们视频群聊的界面为主，后者展示的是亚裔少女玛格的一系列社交网站账号，她的父亲金在她失踪后，逐一登录这些账号，想从女儿在网上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找到她的去向。《解除好友2》延续了系列第一部的故事架构方式，几个好友在网上视频聊天，无法踢出去的陌生人介入群聊，好友们相继以网络时代的方式被害：例如，第二部里黑客剪辑了主角好友AJ在网上发布的音频，合成疑似要发动恐怖袭击的威胁言论，再打电话报警，放给警察听，警察上门查看，再远程操控AJ的电话播放子弹上膛的声音。与第一部的怨灵上网复仇不同，这一部里黑客所有的作为，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实现的，非常的“现实主义”，也因为太过现实而让人后背发冷。《网络谜踪》中，父亲在网上寻女的每一步进展，像可重复的实验一样，能在我们的网络生活中复制，从而让观众感到震撼和亲切。同时，比起过去电视台拍节目或者家庭录影等模仿纪录片的方式，这两部片子在电脑桌面的



《网络谜踪》电影海报

方寸之间，熟练地引入各种网上传递信息的方式，与桌面显示的视频聊天、视频播放、监控摄像头等画面相配合，组合出属于电脑桌面的，有创新性的叙事方式。

例如，《网络谜踪》中，父亲和女儿在文字聊天中，女儿失踪前父亲打了一句“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虽然他迟疑片刻，没点击发送，反而删掉了这句话，但是观众都看到了，明白已经去世的妈妈是父女两人之间的心结。再如：电影结束时，父亲终于打出了那句话。而且两人在对话框旁边，女儿的其他聊天好友列表里有当初被父亲从社交平台里找到询问情况的一位男同学，当初这位同学说他和玛格并不熟，只是他的家人同情玛格才邀请她去家里玩。而影片的最后，从对话框里显示的最后一句聊天来看，两人已经是很好的朋友。

是桌面电影切割了画面，引入了太多凌乱的其他信息，从而远离了电影本身吗？难道不是网络时代碎片化的信息大爆炸，早已改变了现代生活？桌面电影只是把这种改变压缩在小小的屏幕上，极端化地展示出来而已。

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点事儿，邪恶、贪念与构陷（《解除好友2》），不健康的爱与匮乏的沟通（《网络谜踪》），在70多年前的《公民凯恩》中不是也有吗？！